

李可染

卷

中国近现代书画

真伪鉴别

ZHONGGUO JIN XIANDAI SHUHUA ZHENWU

杨新 主编
潘深亮 执行



大家出版社

J205.2
7



中国近现代书画

李可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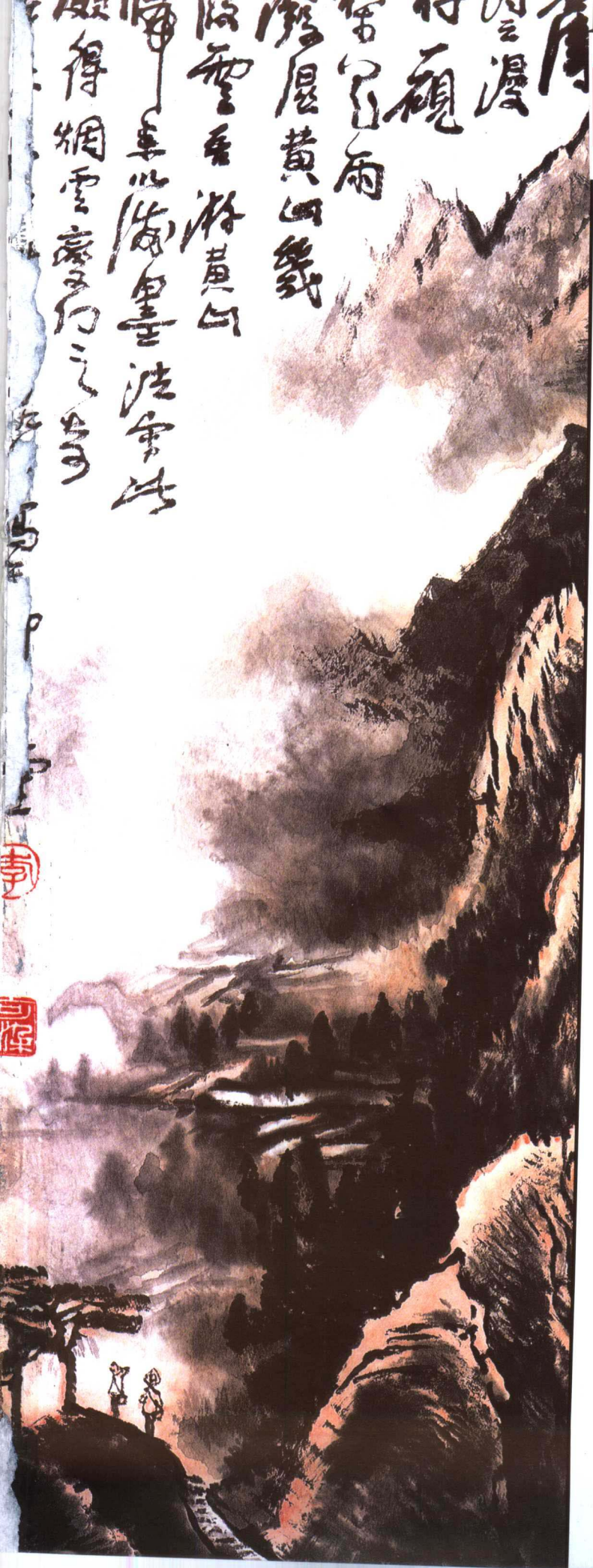
真伪鉴别

卷

杨新 主编
潘深亮 执行主编

ZHONGGUO JIN XIANDAI SHUHUA ZHENWEI JIANBI

大象出版社



雨後山色
李可染
畫
得烟雲滿
筆法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近现代书画真伪鉴别 / 杨新主编. — 郑州: 大象出版社, 2005. 1 (2005. 10 重印)

ISBN 7 - 5347 - 3647 - 1

I. 中... II. 杨... III. ①汉字—书法—鉴定—中国—近代②汉字—书法—鉴定—中国—现代③中国画—鉴定—中国—近代④中国画—鉴定—中国—现代

IV. K879. 40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4)第 131425 号

【大象收藏】编委会

主 任: 史树青 中国国家博物馆研究员

副主任: 刘东瑞 中国收藏家协会鉴定委员会委员、

副主任 副局级巡视员

编 委: (以年龄为序)

耿宝昌 北京故宫博物院研究馆员

李久芳 北京故宫博物院研究员

张淑芬 北京故宫博物院研究馆员

北京市文史研究馆馆员

李知宴 中国国家博物馆研究员

蒋文光 中国国家博物馆研究员

吕长生 中国国家博物馆研究员

单国强 北京故宫博物院研究员

张广文 北京故宫博物院研究馆员

于炳文 文物出版社编审、资料摄影部主任

胡德生 北京故宫博物院研究馆员

刘 静 北京故宫博物院副研究馆员

出 版/  大象出版社

(郑州市经七路 25 号, 邮政编码: 450002)

制 作/  (www.rzbook.com)

印 刷/ 河南省瑞光印务股份有限公司

发 行/ 大象出版社发行科

(0371) 63863552 63863550

开 本/ 1/16 (889 × 1194)

印 张/ 64

字 数/ 480 千字

版 次/ 2005 年 1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5 年 10 月第 2 次印刷

印 数/ 3 001—4 500 册

定 价: 392.00 元(全 8 卷) 每卷 49.00 元



李可染艺术人生 /6

李可染的一生 /7

家世与童年 /7

求学“两校” /12

投身救亡 /13

从师名家 /22

深入生活 /28

丹江口干校前后 /34

白发学童 /36





李可染艺术成就及作品鉴别 / 44

艺术成就及鉴定 / 45

山水画特点及真伪鉴定 / 45

人物、牧牛画特点及鉴定 / 70

书法艺术特点及鉴定 / 114

篆刻艺术风格 / 116

李可染书画作品市场走势 / 118

附录：李可染书画作品拍卖曲线表 / 119

总序

杨新

我曾写过一篇《商品经济、世风与书画作伪》的文章，指出大凡书画作伪火热的时候，总是与同时期的商品经济发展、世风转变紧密相联，因而考虑出在中国历史上，曾出现过三次书画作伪高潮。文章发表在1989年第十期《文物》杂志上。我之所以写这篇文章，除了试图从社会学上去研究书画鉴定之外，同时也有感于改革开放以来，已经绝迹的书画作伪又死灰复燃。

文章发表至今已整整十五个年头了。在这十五年中，中国社会发生了极大的变化，商品经济空前繁荣，特别是书画市场（也含文物和其他工艺品）的兴盛、拍卖行业的火爆，更是亘古以来所未有。而与之共生的书画作伪，其来势之迅猛、“从业”人员之多、赝品伪作毫不羞涩地招摇过市更是人们始料未及的，把它称为第四次书画作伪高潮的到来一点也不夸张。

在论及北宋后期第一次出现书画作伪高潮时，我在前述文章中曾说：“由于社会财富的积累，商品经济的活跃，在复古、好古之风的引导下，收藏者队伍也在迅速变化和扩大。”什么是“收藏队伍”？我按米芾的说法，将其分成“鉴赏家”和“好事者”两类。对后者米芾的解释是：“近世人或有资力，原无酷好，意作标韵，至假耳目于人，此谓之好事者。”米芾讲的“好事者”，多半都是赚了钱的商人，为了附庸风雅而从事书画收藏，因为自己不懂，往往要“假耳目于人”，所以在购卖书画当中，最容易上当受骗，收藏大批假货。因此我认为，收藏家增多，特别是“好事者”增多，直接促进了书画市场的繁荣，同时也使伪品有了广阔的销路，使作伪形成高潮。第一次书画作伪高潮出现是如此，第二次（明代后期）、第三次（晚清至民国初年）书画作伪高潮的出现亦是如此。现在我们躬逢在第四次书画作伪的高潮之中，又何尝不是如此！

历史有时看似在重复，但并不是绕着圆圈打转，而是像螺旋似的在上升。一次一次的重复，既有其相似之处，又有其差异变化，例如收藏者队伍、收藏观念、作伪手段，每次都有不同，尤其是第四次变化更大。如果说前三次是渐变的话，那么第四次可以说是爆炸似的裂变。这也和商品经济古今不可同日而语一样。

今天的收藏者队伍究竟有多大，收藏家有多少，这个数字是很难统计的。只要看北京潘家园古玩市场每逢周六、周日车水马龙、万头攒动的壮观景象就不难想像，每一次拍卖公司举行书画拍卖，有多少人投标竞标，那热烈火爆场面也不难想像。今天收藏家的成分结构，也很难用过去的眼光去分析排列，从收藏者队伍的庞大阵容来看，可以说是全民的。市场如此巨大，真品的供求比例关系如此悬殊，正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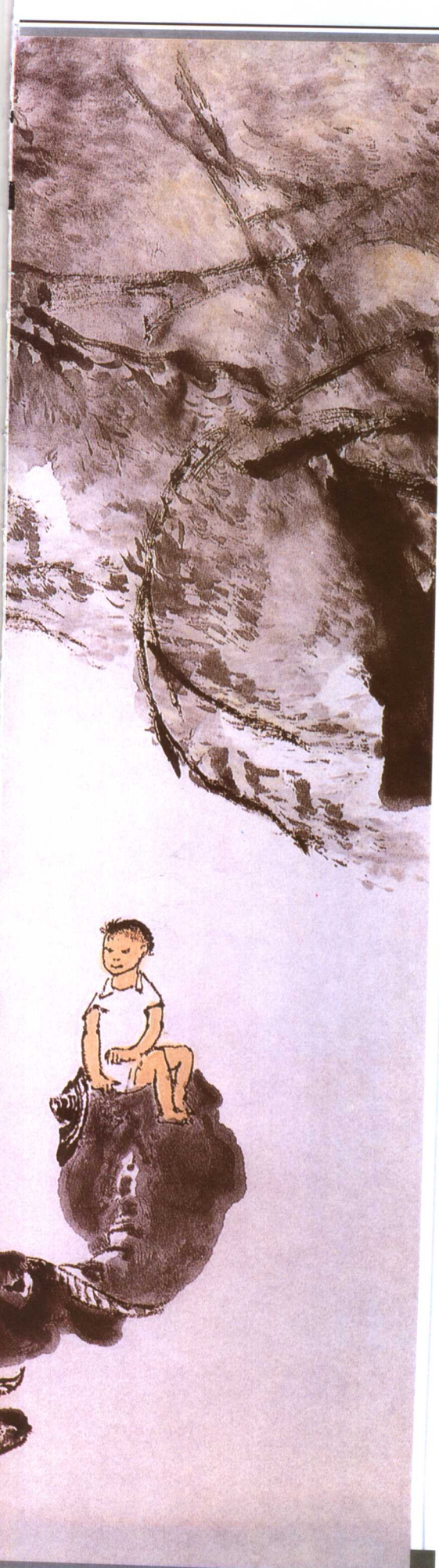
假冒伪劣书画作品风行的极好时机。

收藏的观念即世风也与往昔大不相同。古代社会的收藏者，你说他“笃好”也好，说他“意作标韵”、附庸风雅也好，都是把书画的欣赏价值放在第一位，否则他们就不会在藏品上钤押“子孙永保”的印章，更不会将它们烧掉和埋入墓中为自己殉葬。今人则不同，将购藏书画等称为“艺术品投资”、“古董投资”，最少也是为了“保值”，是将其经济价值放在第一位。既然是投资，那就要投入少、收效快、获利丰，这就出现了炒作。近年来书画艺术品在拍卖行中价格一路飚升，与此不无关系。投资中还有一种叫“感情投资”，就是以书画等艺术品作为礼品去贿赂贪官。这种“投资”于投入、收效、获利诸多方面比倒买、倒卖要便捷得多，而且风险也小。试问天下贪官，有几人是懂得书画、能欣赏书画的？以假书画去蒙骗他们，不但最易得手，而且投资也最小。这就是为什么有的人明知是假也要购买的原因。当然还有一些餐馆业、旅店业，购买名人假书画作装饰，也是一个极大的市场。人们常叹今不如古，世风之变，莫过如此。

书画作伪自古到今，除了对古旧作品拆配挖改之外，其余都离不开临、摹、仿、造四种方法。但法虽一致，而手段却有高低之分，那就是在书画作伪当中，真正享受到了高科技的研究成果。

高科技手段中首先是电脑的运用。古人在临摹一件他人的作品时，一是摹拓，即将一张薄纸用油浸过使之透明，覆盖在原作上将轮廓描摹出来，再一笔一画地对临。另是将原作置于眼前，用另纸或绢一点一滴地照猫画虎，这种方法既费时费力，又容易走样不准确，而且一定要有原作，制作者本人还要有高超的技术。现在用电脑，谓之扫描，不需原作，有印刷品或照片就行。把稿子移在另纸或绢上，可大可小，随心所欲，既省时省力，又不跑样。电脑在制作伪印章的时候尤其得心应手，不但能丝毫不爽地把印文移置下来，而且还可以用电脑来刻制于石头等材料上，再用印泥钤盖。印章在古代被称为“印信”，是古人用来防伪的，可是到今天，却完全失去了这一职能作用。在鉴定一件近现代书画作品上，仅凭眼力从印章上已很难作出判断了。电脑还能“创作”，只要将一个书画家的作品输入电脑，将其组合成画面的各个元素调出来再重新组合，就会成为一幅新的画作。过去张大千先生作伪石涛作品时，就用过此法，不过他所依靠的是自己对石涛作品的熟悉和掌握的笔法技巧，而电脑只要有印刷品就行了。例如将徐悲鸿先生画的各种姿态的马都输入电脑，通过重新排列组合，就能出现许多新作。用此法复制书法作品更容易，特别是那些行、楷、篆、隶书法作品，其本身就是单个字排列出来的。如果将启功先生的书法作品输入电脑，通过重新组合，不知能“创作”出多少种不同条幅、对联、牌匾的“新作”来。





运用现代物理、化学的科研成果来作伪古董，更是今胜于昔，尤其是古器物，如青铜器、金铜造像、瓷器、玉器、观赏石等。这种方法在制作古书画中也有引进，主要是用来作旧，如过去的纸、绢作旧，靠人工染色、烟熏、虫咬、水沤等办法，今天都可以用化学制品。试想既然连假黄鱼都能染色，黄牛也可以化妆成奶牛，区区纸、绢作旧还不容易吗？色既染成，再用酸咬，使之糟朽破烂，复用机器磨光作成包浆，一幅年深日久的“古画”便出来了。还有古代画家曾经使用过铅粉作白色颜料，经过自然氧化，铅粉都变成黑色，如北魏时期的敦煌壁画，所有佛、菩萨等的肉身部分都变成黑色，就是因为其中参合了铅粉之故。现代用化学方法，既可以使铅粉由黑还原成白，也可以使白色迅速变黑，如果仅以色彩变化来判断作品的新旧古老，那也是会上当的。

“跟风”是真正书画收藏的一个误区。同时也是书画作伪者所要钻营的一个空档。什么是“跟风”？西汉时期有一首民歌说：“城中好高髻，四方高一尺。城中好大眉，四方且半额。城中好广袖，四方全匹帛。”可见“跟风”也由来久远。在书画收藏中（也包括其他工艺美术品，乃至电影、戏剧、时装、药物、化妆品等），凡是与清代宫廷沾上边的，都成为抢手货。所以只要是《石渠宝笈》所著录的，不分真假好坏，一律都能卖出高价。清代帝后们的书画作品，从最初的两三万元，一路攀升到十几万至几十万，而且越拍越有。慈禧太后本人既不能书更不能画，其所赏赐大臣者，均为他人代笔，数量也很有限。而能获得赏赐者，亦非等闲之辈，其家庭历尽沧桑，特别是经过“文化大革命”的洗劫，能留下几多？这些不是很值得人们思考吗？

作伪近现代名人的书画，是第四次书画作伪高潮中的主攻方向。因为近现代名家作品不但价格看好、利益最大，而且伪造起来，比古书画容易得多，也易于得手。

第一，在使用材料上，如纸张、颜料、印泥等方面，与被仿作品没什么差别，成品以后，也无须作旧。即便伪造民国时期的名家作品，只要弄几个黄褐斑点上去，就很能蒙人。再说要找民国时期的纸张也非难事，有些手卷的尾纸、册页的衬纸，拆下来可直接使用，其本身就是陈旧的。

第二，近现代名家的作品很丰富，出版的书画家个人专集图册很多，临仿者学习其技巧风格，要找范本，俯拾皆是。河南商丘有一个专造石鲁画作的造假者，就是从画册中模仿抄袭的。

第三，近现代书画家作品，应酬者多，自己重复者也多，作伪者即便照摹照仿、技术略微差一点，即行话中所谓“有个七、八成像”，也能被鉴定家、收藏者所原谅。过去有带上款的书画，其后代

要卖时，总是先把上款挖掉，因为既怕被人骂“子孙不孝”、“家道中落”，也怕被人讥笑、寒碜。现在作伪，还有人专作上款书法，以为这样就能“保真”。

第四，现代书画家，本身就追求变形，追求怪异，追求抽象，追求扭曲等等。他们用了很大的功夫作试验，目的是想创造一种与他人不同的风格或样式，但是却忽略了在技术和技巧上表现功夫。然而一旦成名，或通过炒作，同样有价有市。只要有利可图，就会有人模仿，这样的作品，作伪起来是最容易的，而鉴定起来却是最难的。

第五，老一辈书画鉴定家，他们以毕生的精力专注于古书画的鉴考研究，很少关心近现代作品，偶尔涉足，也只是几个很熟悉的亲朋好友，第四次书画作伪高潮的出现，也是他们始料不及的。就目前来说，对近现代书画鉴定，既没有形成专家队伍，更没有建立起权威机构，仍处在散漫状态。在万般无奈下，人们只好去求助于画家家属，尤其是遗孀和子女们。然而，面对如此巨大的艺术品市场，如此广阔的国土，以及许许多多的暗流，几个家属又能如何呢？如此，制假贩假者更是有恃无恐，招摇过市而无所顾忌。

第六，书画制假贩假还有“理论”的支持者。一曰“高仿品”，其理论是：现在老百姓的生活富裕，想在文化上提高一下生活品味，名人书画那么昂贵买不起，以便宜的价格买几幅“高仿品”在家里挂挂也好。可是这种“高仿品”从来也没有明确的标记，而且价格也不菲，少则几千元，多则上万甚至几十万，真是为了老百姓吗？二曰为了“活跃市场”，其理论是：真品？哪有那么多真品！如果只卖真品，那市场不就萧条了。按此理论，生意兴隆不是靠诚信，而是靠制假来支撑，把买卖交易看成是坑蒙拐骗。“理论”虽然不值一驳，但却反映了现在的商业道德。过去伪造书法绘画，冥冥之中还怕遭鬼神惩罚，现在是什么信仰也没有了，还怕谁，这也是世风变化之一。

针对当前假伪书画泛滥成灾，不少专家曾多次举行集会，要求在书画市场上来一次“打假”，也有一些人呼吁在法律上给予消费者保护。可是这些声音，在一浪高过一浪的滚滚商潮中，却是那么的微小、软弱和无力。面对当前现实，难道我们就毫无办法吗？对于任何个人来说，的确是毫无办法。太史公在《史记·货殖列传》中说：“天下熙熙，皆为得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夫千乘之王，万家之侯，百室之群，尚犹患贫，而况匹夫编户之民乎？”说得多么透彻啊！制作假书画有如此巨大的利益诱惑，这就无怪乎人们趋之若鹜。这种走势，对于个人来说是无能为力的。尽管如此，我还是要提出几点意见和建议，以供大家来共同讨论和研究。

一、书画鉴定不是一个单纯的学术研究问题，还必须关注整个社会。书画作伪的高潮出现，与商品经济的发展有关，更与世风

美酒裁
人成疾至
街丁頭
年子肉



的变化相连。要在书画市场上“治假”，必须先“治风”；要先“治风”，又必须先“治世”。世道清明，其风必正；世风一正，则坑蒙拐骗者鲜矣。

二、提醒书画收藏者们，不管把购藏书画视作“投资”也好，用以“保值”也好，首先要“保真”。真金不怕火炼，放到什么时候都是金子，只有真品才能保值。如果“买假”是为了“贩假”，则又当别论。

三、拍卖公司除了赚客户的钱以外，还应注意培养客户识别书画的能力，以建立起公司的诚信声誉，我想这样会生意越做越兴隆，而不是没有生意可做。没有生意可做的，只是那些没有信誉的公司。

四、有关方面特别是文化机构，应当注重培养年轻一代的近现代书画鉴定专家，可以分门别类地建立起各种权威的鉴定机构。这需要有识之士的通力合作和求真务实的精神，不能有门户之见，也不能排斥异己。文化部曾经有这个想法，也着手做了一些筹备工作，可惜中途“流产”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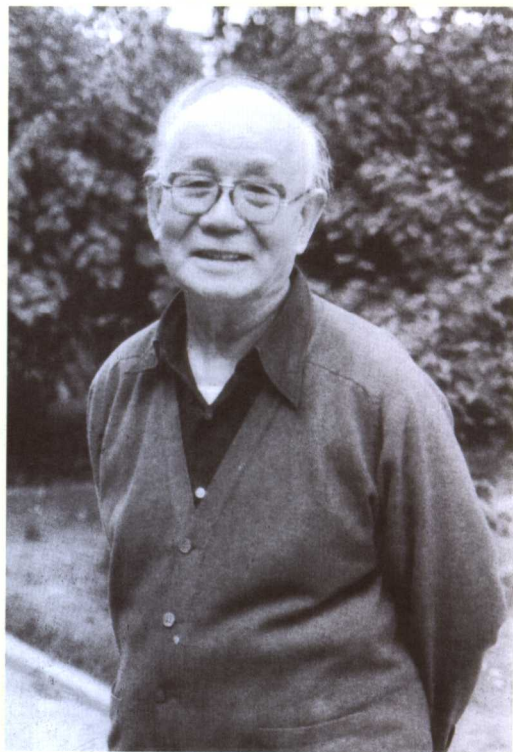
五、书画鉴定并不神秘，也没有特别的窍门，唯“熟悉”而已。此外“有比较才有鉴别”，俗语说“不怕不识货，就怕货比货”，即此理。要鉴定某一位书画家的作品，只要熟悉其人，熟悉其风俗特征，熟悉其用笔、用墨技巧和习性，掌握这些，未有不能鉴定者。因此在这一方面，收藏者可以进行自我修养，或者虚心向行家请教，这样就不难识别真伪了。

最近大象出版社计划出版一套有关对近现代书画名家作品进行鉴定的丛书，就是想帮助收藏者来熟悉这些近现代名家及名作，以提高艺术修养和识别其真伪的能力。因为近现代书画名家人数很多，作伪者的泛围也很广，只能选其最热门人物先期编写出版，如吴昌硕、齐白石、张大千、徐悲鸿、黄宾虹、傅抱石、李可染等，其余的也同样是热门人物，则将继续组织编写出版。在编写过程中，我们尽量采用正面的引导方式，将画家、书家本人的生平事迹做较详细的介绍，尽可能选择其各时期具有代表性的作品来进行分析，帮助读者来了解这些名家的艺术特点，用笔、用墨和用色的方式及方法。也适当的选配了一些伪品，以比较的方法来找出差异，识别真伪。印鉴也很容易作伪，不能不知，故录于书后。至于该书画家作品的市场价格及其走势，亦附录于后，以便购藏时进行参考。总之，这套书的目的是帮助人们尽可能全面地了解一个书画家，以取得能识别其真伪的目的。其中的不足有待于今后进一步改进。

2004年12月于北京



李可染



李可染像（1907年～1989年）

艺术人生

李可染笔耕生涯长达70余年，始终处在风雷激荡、社会变革的伟大时代里，他的一生，同20世纪中国人民遭受苦难以及觉醒奋斗的历程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他的一生，可谓艺术的一生。李可染致力于中国画艺术的革新，以“可贵者胆，所要者魂”、“用最大的功力打进去，用最大的勇气打出来”为座右铭，使传统的山水画艺术获得了新的生命。他不仅在山水画上为当代书画树起了一座光辉的里程碑，在人物画、动物画方面也同样对当代画坛产生了不可估量的影响。而他自成体系的艺术教育思想，更是为当代艺术观念的开拓作出了重要贡献。李可染以“孺子牛”的精神为民族文化艺术事业默默耕耘了一生，他的艺术是民族的，也是世界的；是一个时代的，也是永恒的。

李可染的一生

李可染，江苏徐州人，1907年3月生。他的作品意境幽深，笔墨浑厚，气韵生动，格调高雅、质朴、凝炼，熔文学性、音乐性和造型美于一炉，出版有《李可染水墨山水写生画集》、《李可染画集》等。李可染曾任中国美术家协会副主席、中国画研究院院长、中国文联委员、北京山水画研究会名誉会长、中央美术学院教授等。

家世与童年

1907年3月26日，李可染出生于江苏徐州一个平民家庭。父母文化水平较低，以经营家庭餐馆为生，家有子女八人，李可染排行第三，上有一兄一姐，下有一弟四妹。父亲李会春因年轻时生活艰困，落下风寒，六旬而终；母亲李氏性格善良、开朗。虽然父母皆目不识丁，但却遗传给子女纯厚、善良和勤劳、坚韧的品性，并努力培养子女走出困境的勇气和信心。

正是由于父母没有用成套的封建礼教束缚孩子，李可染在童年时便自由地发展成为一个艺术的仰慕者和学习者，对音乐、绘画皆特别喜欢，天赋聪明、个性内向的他在民间艺术、民族戏曲和中国书画的熏陶下自由快乐地成长。

10岁时，李可染入徐州国民秀宜小学读书，图画老师王琴舫因喜其勤勉好学，以“孺子可教，素质可染”之意，将其原名李永顺改名为李可染，从此便终身沿用此名。

13岁那年，因为偶然的机遇，李可染得以拜乡贤钱食芝学习绘画，这是其艺术人生的第一件大事。钱老师为李可染画了一幅王石谷派的山水中堂，并附诗云：“童年能弄墨，灵敏世应稀。汝自鹏搏上，余惭鷃退飞。”正是在启蒙老师的引领下，李可染沿“四王”的门径初窥传统绘画之堂奥，开始了迈向艺术道路的旅程。



《仿八大山人图》真迹

1943年 76.5厘米×41.9厘米

40年代，李可染重新深入研究中国绘画，从临习入手，提出“用最大的功力打进去，用最大的勇气打出来”。此时他的中国画作品受徐渭、石涛、八大等人的影响最大，此作临仿八大画风，山间一亭，杂树数株，用笔疏简朴厚，墨色疏朗淡宕，透出一丝荒寒之气。其早期山水，由于经历战乱和“文革”，能保存至今，殊为不易，尤为珍贵。



《咏梅图》真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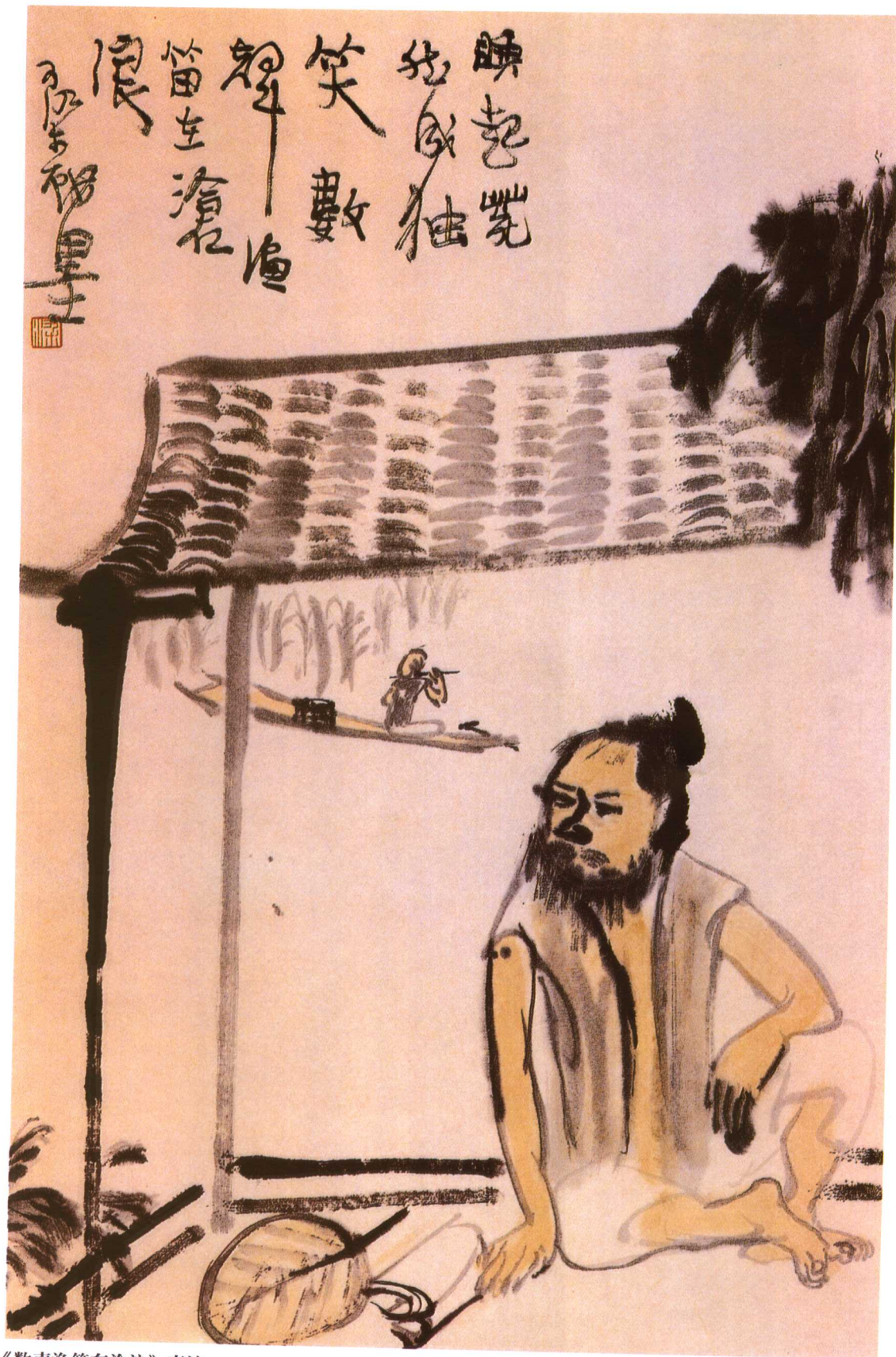
约20世纪40年代 68.1厘米×48.2厘米

画中疏梅环抱，以枯笔淡墨写成，设色淡雅；三位文人悠闲相对，姿态各异，细线勾勒处，宛若游丝。整幅画空灵秀逸，笔简意浓，清雅至极，殊为难得可贵，是李可染人物画中的精品。



《咏梅图》真迹局部

人物形象刻画逼真，以中国传统绘画之线条表现，并融入西画对人体之认识，笔线简劲飘逸，用墨浓淡精当。



《数声渔笛在沧浪》真迹

1943年 70.1厘米×46.4厘米

这幅画是李可染人物画得一个代表作，“雅”和“逸”几乎一直是传统文人绘画的要旨，但在因袭保守者的手中，这些标志写意画至高准则的优良传统在本世纪中叶已是极其失落了。连李可染如此雅意的作品也难免被视为“左道旁门”。构图的虚实对比而产生的画外之意趣，也足以令人激赏。



《三酸图》真迹

1943年 68厘米×68厘米

李可染的画中总带有轻松、幽默，甚至天真、单纯的一面。从《三酸图》中不难看到李可染传统与技术，东方与西方的绘画风格的结合。这幅人物画正是李可染扎实的造型能力与传统的写意笔墨的一种巧妙结合，而且他画中的意趣仍倾向于古代文人画的疏简洒脱，但是那种飘逸的笔致以及所传达的人物神态，实在是生动传神，跃然纸上，令人难以忘怀。

求学“两校”

1923年,16岁的李可染小学毕业,入上海美专师范科学习。虽然主修水彩画,但他也从国画老师诸闻韵、潘天寿那里间接了解到了一些吴昌硕的笔法,在毕业创作时他以大幅具有王石谷画风的细笔山水画作品名列前茅,刘海粟校长曾为之题跋。毕业后,李可染回到徐州,任第七师范附属小学美术教师,并常与上海美专的学友聚会,练习中国画。

1929年,22岁的李可染报考杭州国立艺术院首届油画研究生,顺利考入,开始了三年的求艺生活。这成为他人人生道路上一个非常重要的转折点。在清苦的生活里,他勤奋至极,对没有正规接触过的油画和素描更是苦练不已。当时他的指导教师为林风眠、克罗多(法国油画家)诸教授,学校画风基本是后期印象派,然而李可染认为印象派的光色和情调虽可取,但对于表现新社会似乎尚有不足。因此这一阶段他将更多的注意力放在文艺复兴大师米开朗基罗、达·芬奇、波提切利等身上,取其严肃的表现力,此外还将米勒朴厚的作风,伦勃朗豪放的笔触,以及杜米埃犀利的讽刺熔于一炉。

正是在人文思想、民族思想的影响下,李可染于1930年参加了学生的进步文艺团体“一八艺社”,在1931年的展览中,有《失乐园》、《人体》等三张油画作品参展,画风豪放、粗犷。平时他还参与该团体进行进步的文艺宣传。

1932年秋,李可染所参加的杭州“一八艺社”的进步美术活动被禁,在林风眠校长的关爱下,他悄悄离开西湖返回家乡徐州。在此期间,李可染与同乡文艺青年苏娥结为夫妻。求学生涯所接受到的开放、进步的艺术观念,促成了李可染对艺术道路作出了明确的选择,使他的艺术具有了严肃的历史使命感。



《松下观瀑图》真迹

1943年 79.9厘米×47厘米

此作为李可染40年代的代表作,是其临习传统和画学历程的见证。早年他醉心石涛,从此画可以看到石涛绘画的遗韵。近坡一老者坐于岩石上观瀑,对面两山之间瀑流飞泻,石上几株秀松挺立,以细笔写松针,颇得石涛之法。笔墨萧散简逸,意境空灵。